

#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醉醒石 第五回 矢熱血世助報國 全孤祀烈婦捐軀

情膠連理，比目○○○○○兒女○影曲垂○○○○○○○○餘又見奇貞。剩取一○○○○○○○馨。右調《清平樂》 明明花東丘，夫忠婦節。至於孫氏，間關忍死，宛轉存孤，上格天○雷老默助，真古人大奇也。蓋忠臣臨難，視死如歸，一○○，○顧甚家、甚子孫？不知天心正不絕之。○○○○時，舉族殉義固多；若浙江按察使王○○○子於同僚之妻，然後同夫自焚。蓋臣死國、妻死夫，乃天地間大道理。但祖宗之血食，不可不○○○○於其○以留忠臣一線的。又如方正學○○深，所以○禍取○夫妻俱死，死及十族。當蔓○○得個魏○○在天台作曲史，憫他忠義，○○○○○不○多有脫的，還救全他一個幼○，○領得逃至嘉興，夏逃至松江，至今後裔終存，得歸故里。這是存祀於友朋，以存忠臣一脈的。這雖天福忠貞，亦借人力。你看那孫氏，不是郇夫人恩誼預結於平日，忠義又感發於臨時，身為軍掠，子寄漁父，兩下各有所歸，這事可以丟手，如何復自軍中逃來，復從漁家盜子？何以扶浮木同沉，不肯放手？何以吃蓮子同餓，不肯獨生？蓋天道忠臣有後，人力舍死存孤，亦是花東丘恩誼有以致之。不然一個女流，不讀書，不見事，曉甚麼是名分，甚麼是節義，看得存孤這樣重，一身這樣輕？

恩深知命淺，誼重覺身輕。

不令存孤誼，公孫獨擅名。

這三節，也是明朝異事了。還有一個姓姚，是個世職。他始祖曾隨信國公取福建，取兩廣，歷有戰功，所以得這個興化衛指揮僉事。平日是個有些氣節，有些識見的，大凡世職中最多○人，拿定是個官，不肯讀書通文理，所以滿口鄙俗，舉止粗疏，為文官所輕。況這官又不壞，不習弓馬，不修職業，剝軍冒糧，考察時，不過捱兩板，革事不革職，仍舊有俸吃，所以容易怠惰了去。他卻是個曾讀兩句，兼開弓馬，留心職業的人。

丙夜簡龍韜，輕弓每落雕。雄心時擊楫，自許霍驃姚。

承平將官，高品學文人做作，談文作詩。他道這不是武夫勾當，不過讀些《武經》、《百將傳》，看些《通鑑》夠了，要賦詩退賊麼？下品只貪婪淫醜。他卻極愛恤軍士，少飲寡慾。娶一個武恭人，也是將官之女，卻性格溫善，做人柔和，待妯娌猶如姊妹，待奴僕猶如兒女。夫妻之間，真是魚水。十餘年來，兩邊沒一毫聲色相加。

喁喁笑語出窗紗，筆染春山初月斜。

調合求鳳琴瑟協，如賓不啻漢梁家。

但兩個都年已三十餘了。姚指揮不是懼怕，也只是個相愛，再不把子嗣提起。倒是武恭人，要與他娶妾。姚指揮道：「這是甚麼時節，說個娶妾？如今人都道太平，那文官把我們武職輕渺，武職們也不知自愛，不知我管下有幾個軍，也不識得那一個是我的軍。少一個軍，我有一石糧，不去勾補。在的不肯操練，軍器硝黃，還要偷賣。說起勾補操練，遣我多事。又有那貪利不知害的縉紳富室，聽說這邊線綿綉綾，拿到日本，可有五分錢，磁器玩物書籍合子錢，就有這些光棍窮民求他發本，求他照管。他就聽了打船制貨，壓制防海官兵不許攔截。不知我去得，他來得，可不是把一條路逕開與夷人麼！一日就把我這邊船裝了倭人，突入內地，變起不測，如何防備？況且有了這條路，商船來往，就有那窮民姦宄思量打劫，這便是海賊了。海上便已多事，還又地方連年少熟，官府不時追比，民不聊生，是內變也不可保。若是內外勾引應合，這沿海腹裡，都不得寧靜，豈是我武官安枕之時？說甚娶妾！」

時事危厝火，智人憂寢薪。肯溺閨中樂，忘他海上塵。

武恭人道：「這果是國家大事，你一人憂他不來。只是你三十無子，終不然把你祖父傳來金帶，留與族人？」姚指揮道：「我你極是相愛，年尚少，安知無子？」若說娶妾，無論宜子與不宜子，未知性格何如。縱你素性慈和，知必不妒。倘那人不知安分，便已多事。且我與你，一夫一婦，無忌無猜，坦然何等快活。有了一個人，此疑獨厚，彼疑偏疏，著甚來由處兩疑之間？故不娶為是。」

獨則無兢，兩則生猜。白頭罷吟，庶絕怨媒。

武恭人道：「你自說你的話，我自做我的事罷。」他自吩咐媒人，到處尋妾。又想到，人情沒個不變色的，若使容貌不勝我幾分，他必還戀著我，不肯向他，畢竟要個有顏色的。有了顏色，生性不純，他這疏爽的氣質，也必定不合，還得訪他生性才好。所以他尋得雖多，中意極少。就是自去看了相貌，又訪了他性，還又與他算命，去求籤，是宜子不宜子。故此耽延幾時，費了七八十兩銀子，為他尋得一個妾。

冶色同花豔，芳心擬柳柔。稚年方二八，態度足風流。

未曾進門時，武恭人已為他覓一個丫鬟，把他房中收拾得清潔。鋪陳什物，與自己無異。倒是姚指揮道：「不要太侈糜了，也要存個妻妾之分。」在親友中內眷，都道：「如今倒好了，好得到底才是。」又有的道：「會妒忌的，專會妝體面，使人信他好，毒在肚裡哩。」到將進門，他把錦衣繡妖、翠銀金欵去包裹將來，似個天仙一般。姚指揮道：「太豔，是個尤物了。」卻已喜在肚裡。更喜這女子是個舊家。姓曹，叫瑞貞。年紀雖小，卻舉止端重，沒嘻嚙之態在。做人極靜穆，有溫和之性。事恭人極其小心，恭人極喜他。每晚姚指揮覺道有礙，不敢遽然到房裡，恭人都自張燈送他進房，似待孩子般。早間，叫人不要驚醒他睡頭。那曹瑞貞又甚守分，姚指揮在他房中歇一夜，定不叫他歇第二夜，要他在恭人房中。那武恭人有心，打聽曹瑞貞次屆期，必定要推指揮，以便受孕。瑞貞稚氣，指揮武夫，到情癡處，也不免有些疏脫。恭人略不介意。家人媳婦丫鬟，有看冷破挑撥的，都付之一笑。

寸心渺江河，兩耳堅金石。巧言雖如簧，靜定則自失。

姚指揮的種子丸，曹瑞貞的調經丸，常與他吃的。卻也不半年，瑞貞已有孕了。恭人好生歡喜，預為他覓奶母，料理產事。到臨月，卻喜生得一個兒子。恭人道：「姚氏今日有後了！」姚指揮也不勝喜歡。

芳蘭夜入夢，生此寧馨兒。行見提戈印，輝煌謝氏芝。

恭人初生望滿月，滿月望百日，巴不得一口氣吹他大來。

不料海上果然多事。浙有汪直、徐海，閩有蕭顯，廣有曾一卿，或是通番牙行，或是截海大賊，或是嘯聚窮民，都各勾引倭夷，蹂躪中國。沿海雖有唬船、沙船、哨船，都經久不修，不堪風浪。信地雖有目兵、伍長、什長，十人九不在船。就是一個要地，先有衛所，所有千人，加二十個總旗，一百個小旗，十個百戶，一個正千戶，一個副千戶，一個鎮撫，不為不多。平日各人占役買閒冒糧，沒有一半在伍，又都老弱不知戰，也不能戰的。一衛統五所，上邊一個指揮使，兩個同知，四個金事，一個鎮撫。有一個官是一個壽國剝軍的，都無濟於事。道是軍弱，養了軍又增餉養兵，又沒總哨備倭。把總、游擊、參將，也不能彼善於此。船中相遇，也有銃炮、火磚，見賊船影就放。及至船到，火器箭已完，他的火器在，反得以燒我船。岸上防守，山上或岸上吶喊站立。及見賊一到岸，一個上岸，各兵就跑，將官也制不定。所以倭子、海賊，先在沿岸殺掠，漸漸看見官兵仗倆，也無所忌憚，直入內地，竟至興化。

世界承平日，人無戰守心。長驅從寇盜，空自侈如林。

姚指揮在家，見外邊兵戈日起，常時對妻道：「姚氏幸有後人了。只我一腔熱血，灑於何地？」到倭寇來，府縣官慌張，與衛官僉點軍民，分城防守，出文書求救。其時請得一個總兵，姓劉。帶領三千步兵，離城十五里駐紮。也只期把個「救兵到」三個字

恐嚇倭人，使他別去。這倭全不介意，仍在城外擄掠。拿著男子引路，女人姦淫，小孩子擄在槍上，看他哭掙命為樂。

劫火遍村落，血流成污池。野哭無全家，民牧亦何為。

劉總兵也是個名將，但曉得倭人善戰，善伏兵，所以不敢輕進挫銳。又在野外，怕倭人劫營；餉靠城中給，怕倭人截運。發一角文書，期會以煙火為號，移兵進城，城中開門接應。差下五個健兵，藏在身邊，至城投下。不料將到城，遇了倭子，寡不敵眾，被他拿去。到營中搜出文書，問了備細，把五個殺了。那倭首便計議賺城。在中國人向來倭營效力的，又能幹有膽會說的，選了五個，叫穿了五人號衣，頂了姓名，齎了文書，故意慌慌張張，趕到城下叫喊。先弔上文書看了，後把人弔上。各官看了文書，見說總兵進城協守，無不歡喜。

孤城懼不支，弔伐有王師。禾渴方將槁，彌空雲兩垂。

只有姚指揮道：「不可。齊總兵兵在城外，倭子要攻城，怕他從後掩擊；要去與劉總兵戰，怕城中發兵救援，腹背受敵。今日是個相倚之勢。若一移兵，賊無所忌。今日進城，明日就圍城，是個引賊入來。這斷不可。」武官言語，文官不大作的；就是武官中，見個會說話的，也怪他相形忌的。就有人道：「城中單弱，正要兵來。若拒他不容，設或城中有些差池，他便有詞。又或糧運阻絕，誰任其咎？還放他來守城，擔子同擔一擔。」

兵士貴犄角，唇齒不容寒。共向孤城守，蒼鷹折羽翰。

姚指揮又道：「客兵強，主兵弱，強實壓主，日久恐至坐吃山空。」眾官又道：「只要他協守得住，便吃些，便騷擾些，也罷。」與了回文，只待城外煙火發，城上也舉煙，相應開門。此時姚指揮，也只說個進城不宜，不料到有賺城之事。到了次日晚，劉總兵處不見人回，不敢輕動。倭營中早計議：先把些中國人充官兵在先，倭兵大隊在後，積些草，放上一把火。城中見了，也是一把火。兵到開門，進得二三百，一聲海螺響，只見前隊官兵，拔刀把守兵砍殺，倭兵已到了。

袖中出蜂蠆，見者無不驚。何須杵血流，唾手頽名城。

城中鼎沸，道劉兵就是倭兵，已進城了。姚指揮在城樓上，也不及披甲，叫：「軍士快些隨我拒敵！」軍士已各跑下顧家。姚指揮拔刀當先，兩個家丁後擁。其餘相隨的，也不多幾個。沿路大呼：「軍民齊心殺賊！」望火光迎來，正遇倭兵。挺身砍撲，也砍倒一兩個。後兵不繼，竟為倭子所殺。

怒氣死猶厲，身孤力戰難。橫屍報明聖，熱血共心丹。

武巷人在家，聽得倭子進城，尚在將信未信，只見一個家人跑來道：「倭子進城，老爺挺身去廝殺了。」恭人道：「此去必死了。他是命官，我是命婦，與他同死。」倒是曹瑞貞道：「老爺此去必然盡忠，但奶奶今日還以存祀為主。」這句倒把恭人點醒了。恭人道：「是，是」，連忙收拾些銀兩金珠，換了些舊布衣。瑞貞自抱兒子。家中家人，都在城上，兩個隨指揮廝殺。來報信的，恭人叫探指揮信，又去了。只與得幾個家人媳婦丫鬟，隨人捱出城。兩個丫鬟已不見了。擠得出城，行不上二三里，就是同逃的難民。有窮的沒有甚東西的，故意喊一聲「倭子來了」，一陣跑，一陣搶，把個奶子與個家人媳婦背的衣包搶去。家人媳婦也混失了。

亂離起姦宄，流劫遍道途。僅免一身死，遑復顧金珠。

曹瑞貞鞋弓襪小行步不前，況又抱著兒子，越走不上。這時候那裡去作嬌，叫驕叫生口？恭人只得自與奶子，攙著他走。不一里，當先又來了一陣倭子，把人亂趕，卻不殺人，不擄婦女，只搶包裹。乃是地方無賴假裝了搶劫人行李，故此不擄人，不殺人。不知道，那個不逃不躲？武恭人帶來行李，這番搶盡。人已趕盡，只留個瑞貞與孩子三個了。武恭人道：「這個光景，前路怎生去得？不如只在城中尋個自盡，與老爺同死倒好。」瑞貞道：「奶奶，婢子也非貪生。但這點是老爺骨血，姚氏絕續所係。奶奶平日愛惜婢子，也為這點骨血。到如今若老爺死節，這小兒關係越重了。奶奶、婢子若死，此骨血托之何人？勉強偷生，只為活得一時，還可管他一時，總為存孤。」不謂裙釵女，能存程杆心。嚶嚶淒語處，清淚幾沾襟。兩個又捱著走。不多路，只聽一聲喊，趕出幾個人來，卻是官兵攔住去路。見他兩人行行李雖無，卻有顏色，道：「不要別處去了，前面有倭子，有賊，到我們營中去快活去罷！」把他兩個推著叫走。曹瑞貞道：「你們是官兵，怎敢如此無狀！這是姚爺奶奶。」官兵道：「甚麼姚爺奶奶！我們陪睡的，那一夜不是奶奶小姐，營中盡多，不作。肯走便走，不肯走拴了走。再無禮，刀在這裡，不學砍你這一個人。」便拔出刀來。武恭人道：「你砍！我朝廷命婦，在城中已拼死了。」官兵叫且拴起來。只見曹瑞貞從從容容的道：「你們不消性急得，這位是位夫人，他斷不失身的。不若你放他去，我隨你去。」眾兵道：「怕他甚夫人，偏要拿他去。」一個道：「只怕他隨我們去快活得緊，趕他回不回哩。」又一個道：「這個兒年紀小，人兒好，說話也軟款，等他隨我們罷。要那老貨做甚麼！」

軍中無阿蒙，紀律渺如風。戰怯惟工掠，糾糾虎豹雄。

只見這些軍士，把武恭人推上幾推道：「去，去！饒你這老貨！」那曹瑞貞道：「我還要與奶奶說幾句話。」向前把這懷中孩子，遞與恭人道：「這骨血交與奶奶了。奶奶快去，我斷不辱身負老爺，負奶奶。」就在地下，把恭人拜上一拜，又道：「奶奶快去，同死無益。小子無人看管。」恭人早已知他意了，兩下各灑了幾點眼淚，恭人一步一回顧的去了。

此別豈生離，還恐成死訣。灑淚著草間，點點盡為血。

瑞貞故意坐下道：「倦了，少坐一坐。」眾兵士見他年少標緻，也愛惜他，任他少歇，不遽催促。坐了老大一會，恭人約莫走也有三五里遠，且不知往那一路去，不可追趕了。兵士立的立，坐的坐，也久了。有一人道「去罷」，來催瑞貞。瑞貞道：「去那裡去？」眾兵道：「隨我們營裡去。」瑞貞道：「我不去了，死只死在這裡。」眾人道：「你說的，放他去，你跟我們。什麼變卦，性命不是當要的！」瑞貞道：「你道我戀性命麼？我只不欲三個同死。如今我死甘心的了。」一個向前道：「不要胡說，快走！」那瑞貞倒剔雙眉，豎著眼道：「朝廷養你，要為朝廷守城池，救百姓。如今城池已失，不能救護，反在此擄掠百姓，王法何在？我今日有死，斷不從你！」眾人做好做歹的道：「這等道學話，沒人聽你。去是決要去的。」便來推扯。那瑞貞拼定一死，也就出口道：「奴賊！焉有命官之妾，隨你奴賊走麼！」

殉節乃吾分，狂夫毋妄圖。拚此血一腔，化碧濺長途。

這乾兵，戀著他的色，只要迫脅他，從沒個殺他之意，卻當不得他千賊萬賊，罵得不堪。放了他去，小的不得，連老的不得，空混了半日。一個陡起凶心，劈頭上一刀，可憐瑞貞竟罵賊而死。

玉骨不受洸，寧向秦柱碎。身碎名則完，千秋有餘美。

武恭人自己抱了孩子，不知往那廂走，只得向人問路，尋個沒倭子沒兵處去。又怕人胡哄他，道老人家還老實，公公、婆婆也不知陪了多少口。孩子未曾週歲，失乳，哇哇的哭。拿出身邊金珠，向人家老嫗，或是小孩子，換些飯，自嚼了喂他。還藏些救他路上饑。在路紛紛的聽得人說個不知兵不知倭子，殺了一個女人，極標緻，小腳，上穿甚麼，下穿甚麼。恭人曉得是瑞貞了。滿眼垂淚道：「罷！你真不負我夫婦。你倒了了，只是你舍了救我，卻把這孩子丟在我身上，叫我死不得怎好！也說不得，瑞貞道的活一時，管你一時。」抱不得許多，把來拴在背上行走，沒個行李，背了個孩子，似花子光景。所以路上沒個人看他。

襤褸同行乞，嗟嗟失路人。風霜枯綠鬢，無復舊精神。

東撞西撞，混了幾日，天不絕人，忽然撞到一個村裡。只見竹屋中一個婦人，恰似他家人姚鯨妻子。待去認時，那婦人已趕出來道：「這不是我奶奶麼！」兩下相對痛哭。

貧賤一身輕，安往不貧賤。富貴今何如，相看淚如線。

姚鯨婦人道：「且喜奶奶與公子平安，老爺委是戰死了。」武恭人卻又哭丈夫起來。恭人知指揮拒戰，雖料他必死，還在疑信之間。這信卻是真了，那得不哭。因問這信從何得來。道：「姚鯨家來時，奶奶叫探老爺消息，去時老爺已死。姚鯨、姚豹因救老

爺也重傷身死。他回覆奶奶時，奶奶已出門了。沿途趕來，恰遇著我。教我暫到娘家、他自來尋奶奶，要收葬老爺去了。」又問：「小主人在，小主母何在？」道：「路上遭兵劫掠，要拿我們營中，我誓死不從。他見勢不好，把兒子交與我，自願隨去饒我，我因得放。後聞得一個婦人罵賊被殺，年貌衣服，像似他，大約是死了。」姚鯨媳婦接了小主，道：「還剩得這條金帶。」正說，一個女人出來，是姚鯨媳婦母親，邀了進去。

昔來處華屋，今日寄茅簷。惹起滄桑恨，愁眉蹙兩尖。

他家中無甚人，一個六七十老子，自別宅而居。姚恭人叫姚鯨妻挑些野菜，買壇村酒，祭奠指揮與曹瑞貞。且喜姚鯨妻雖在草莽，不失主僕之禮。又過了幾日，卻是姚鯨來，見了妻子道：「一路尋奶奶不著，倒見小奶奶屍首。說道是兵要擄他，不從，還罵他，被殺。我已與附近人，草草埋葬。城中倭子已退、老爺署縣官已經殞歿。正來此同你回城。聞得奶奶已在此間，小主也在，這還是姚門之幸。」

大樹將軍殞，猶看萌蘖生。宗祊喜有屬，天不負忠貞。

進門，叩了奶奶的頭。次早收拾回家。路經曹瑞貞墳，又痛哭一場，道他舍死全主，卻又捨身全節。到家且喜房屋倖存，傢伙十存一二。武恭人又在姚指揮殞所，哭了指揮。到家甚是淒楚不堪。

蛛網封簷四壁空，虛窗寂寂起悲風。

閒階盡日人蹤絕，風雨連朝生短蓬。

姚恭人當日逃難，匆匆的身邊藏帶數百金，金珠真寶。遇著兵時，只要擄他去，卻不曾搜他的，於路又不曾用得，帶回。殘破城市，誰人還要金寶？著姚鯨往別府縣，兌換得些銀兩，去將曹瑞貞另行棺殮。與姚指揮棺木，移到祖墳上一同合葬。又著姚鯨，將姚指揮拒戰死忠，姚貌、姚豹死主情由，並曹瑞貞死節情由，具呈府縣，要行轉申題請。凡一應孝子順孫，義夫節婦，用幾兩銀子，可以朦朧假得。獨有死忠死節，是假不得的，卻也是掩不得的。實實一個將官，死在戰場上。實實一個女人，殺死在路上。這是甚麼緣故？姚指揮是不消說得的了。曹瑞貞，縣官怕劉總兵體面上不好看，著裡遞做遇倭罵賊，不屈死節。道兵與倭原不差一線，累累結勤相同。撫按會題，下部議：姚指揮升指揮使，建祠春秋祭祀，還升蔭一級。曹瑞貞建坊旌表，贈孺人，從祭。奉聖旨俱允行。姚指揮子優給，武恭人還為他盡心撫恤，大來從師授學，到十六歲，起文入京，蔭指揮同知。把那武恭人為姚指揮畜妾，後來間關背負，這段光景，才結得。小指揮也問安侍膳，養志承歡，無所不至。武恭人壽至八十而終。

中心淡無營，猜忌了不擾。福壽具康寧，良為碩人報。

這節事，姚指揮事，足與花將軍比。若說他失城，花將軍也不曾守得太平。孫氏存孤的事，卻是武恭人做，艱苦不相上下，而不妒若恭人居勝。郃夫人事，是曹瑞貞做，其死同；瑞貞又多得一個委曲以全主母。這兩事，均是明朝之大奇也，俱足照耀為千古法程。若使恭人有猜忌心，畜妾不早，則姚氏嗣絕；若不能背負喂養於亂離之中，則姚氏嗣亦終絕。是恭人為尤足法。不妒一字，其造福為無窮已。